

附釋音毛詩註疏

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

疏云一名負蟻大小疏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

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常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冬虫與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雜羅羅也婦大

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嘒嘒於室反羅羅而從

婦人雖適人有

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

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

仲救中反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小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

男女觀精万物化生○疏嘒嘒至則降○正義曰言嘒嘒

觀古巨反降戶江反○疏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羅羅然

羅而從之者阜蟲也以與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

妻也此阜蟲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與大夫

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

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

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

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

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草蟲至蟲蟻○正義曰釋

虫云草蟲負蟻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

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蟲蟻李巡曰蝗子也陸機

脫在

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不遇之時。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

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

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蘋采蕪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婿親

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自而已。箋憂不至之情

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

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于曰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棄為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

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

文在既觀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東即東房

穿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在席於奧賡在良席在東皆自有北趾主人入親脫婦饗燭出注云昏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

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觀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

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觀並言乃云我心即昏者以同牢

初見君子待已顏色之和已雖少數君子之心尚未可知於既遇精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

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氣相觀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觀合

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觀為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芣芣

陟彼南山言采芣芣

南山周南山也。芣芣也。箋云言我采芣者。在塗而見采芣

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若欲得禮以自喻也。疏

反本又作芣俗云其初生似龍脚故各焉

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芣然此采芣者

得此芣以只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亦

以在塗之時因見采芣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蕪芣。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

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摠百里

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芣故以在塗見之因與知者以夫

美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蘋之時故也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張劣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陟

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疏傳薇菜未見

君子我心傷悲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未見

疏傳嫁女至相離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注云親骨肉是為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象

於祭祀納酒漿簋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

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

所觀之事以為法度疏符申反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

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

何如鳩反縉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疏采蘋三

也漿子詳反臨音悔相息亮反笄古弓反疏章四句

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女之時所察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

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共奉夫家祭以

矣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

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疏云子至法度

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

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

所謂婦德也執麻象者執治緝績之事象麻也釋草云象麻

孫炎曰麻一名象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縑之絲則絡之縑

組紉者則紉也組也紉也三者皆總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紉治
繒帛者則紉謂繒帛也內則注去紉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
小異耳學文事者謂治為導線之事皆孝之所以供衣服是
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
祀之事納酒漿簋豆醴醢之禮酒漿及簋豆皆連上納文謂
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饋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
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
納以教成文同直醴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各故知薦獻之
時也故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簋豆直醴直醢直豆
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箋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
薦後故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直醴者便文言之禮相
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
之皆為婦當知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
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
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
循之時故置序上能循法度者為公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
傳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以後
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去度一注乃其也
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禘之以禘禘此亦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廣大

廣屋也藻藻也澗澗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二月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相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羔用廣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
出祖也法度更六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云于以采蘋之
言實也藻之言藻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製清故取名以為
戒。濱音濱也藻音早水柔也潦音老并本又作平薄經
反一本作辛音平薄本亦作庄五佳反光慈通一反毛
真報反沈音毛潦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泮

于以采芣苢之華廣大

于以采芣苢之華廣大

于以采芣苢之華廣大

于以采芣苢之華廣大

于以采芣苢之華廣大

于以采芣苢之華廣大

大夫十祭於宗廟而於廟下箋云廟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
室中者凡民事於文禮設凡廷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王
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牖音酉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戶主齊敬季少也頌藻薄物也澗僚至賈也笙管籥金匱器
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豕
之以頌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
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王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
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祭盛
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則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

反祖測所反齊(疏)于以求頌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
音資本或作齊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為教

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頌采於彼南間之屋采之往何處采
此藻采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間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
得此采往何器盛之維笙及管盛之既盛此采而還往何器
亨者之維錡及釜之中者之也既煮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
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
之德少女主設之○傳頌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萍萍
具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
之萍音飄左傳曰蘋蘩藻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

全書之四

五

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至大如箸長
四五尺其一種重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

聖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僚雨水也然則行僚道
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為戒正義曰成婦順於聚
日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
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
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

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豕之以頌藻為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
次皆為教成之祭故其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
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特天氣變女德大成也
教之在宮祭乃在朝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朝

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
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文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
家也然則太宗之家自世皆社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朝
二朝而已雖同曾祖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
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為是也以魚為牲者鄭
云魚為祖實頌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
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夫於四教
四德既就足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

解絲不以餘菜獨以蔬藻者類之言其實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燥燥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修治法虔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義註云魚鱗鱗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筮至曰筮正義曰此音爾雅無文傳以當特驗之以筮與金連文故知金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金曰筮定本有是曰筮下更無傳俗本筮下又云無是曰筮○筮亨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蓋兩劔取一羊劔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劔於房中皆羊劔注云羊菜也羊用豕豕用豕皆有滑世體在俎下乃設羊劔豕劔云皆羊菜也豕用豕豕用豕之劔器也故特牲注云劔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羊之以蔬藻則魚體亦在俎類藻亨於魚暗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蔬藻為羹菜以準少年之禮政知在劔中為劔羹之菜知非大羹盛在筮者以大羹不和實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豆臠羹傳曰羹夫羹謂羹也以此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宿於醢此注云大羹宿者肉汁則清汁也○傳宗室至備下○正義曰傳以昏儀云敬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備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

宗室之廟

宗室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為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備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正義曰宗室備下大夫士祭於宗廟不祭室字○箋備下至為之○正義曰箋知備下戶備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嚀不直備備言之今此云備下故為戶備間之前戶西備東去備近故云備下又備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為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令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為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為之○傳少女至蘋藻○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戶之敬也隱二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澗芻苢之毛蘋蘩蕪藻之菜芻芻錡金之器饋汗汗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其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從迎者其牲用
魚毛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論教成之祭事
終故於此摠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
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
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
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
本禮作體。箋正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雖毛
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為羹使
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
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
陳季女設羹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
與禮女為一是一是毛氏之設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
云鄉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監舅饗婦既姑薦明父
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
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
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
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
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
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劔劔毛設於豆南是也少牢

全十一之四

十一

又三

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
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
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上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
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
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案盛蓋以
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
兼言之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
藻以為道設之於奧與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
以禮於宗室今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毛之
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言
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
云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
禮教之則牲用魚毛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
成之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
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
且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夫夫豈皆為宗子也
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為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而
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與經采蘋藻文同
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輔以王為長諺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召伯姬姓名

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其棠草木疏云今棠黎召時照反蘋音釋召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

疏

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曰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朱官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云召伯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

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卒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右召公右為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由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

論卷則摠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為伯之教著明於南國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

剪芻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芻勿伐召伯所茇

頌詩百姓止舍小學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詠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決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芻

非貴也徐方蓋反管字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爰浦曷反徐
又扶義及說文作皮去羗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
疏蔽帝至所爰。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使男女
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葺舍於其下故也。傳蔽帝至
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
蔽帝其携箋云携之蔽帝始生謂携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
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黎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
杜赤色各赤棠白者亦各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
杖杜傳曰杜亦棠是也爰草舍者周禮仲夏教爰舍注云舍
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爰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爰食
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陸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
字從足與此異也。箋召伯至其。正義曰定本集注於
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
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
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
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蔽帝甘棠勿
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揭寧能無男女之訟。蔽帝甘棠勿

翦勿敗召伯所聽 本又作揭起例反徐許夔反 蔽
息也。敗必通反又如字。蔽
帝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聽

又作脫同始銳反
舍也披浦八反

甘棠二章章二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

當文王與 疏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 紂之時 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

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
興是故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
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
氏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
訟問者是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
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
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思被化月久所以得有疆暴

者紂俗難革故也。疆暴者謂疆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

章十二 章陳男 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
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出故
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
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出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
紂之事也。此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與也。厭
其文也。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與也。厭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
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
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疆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
而疆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日令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樂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

又於占反。浥本又依挹同。於及反。又於曾反。莫本又作喜
同。世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禮
其文反。下強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今力政反。
後不音者。故此昏昕許巾。疏。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
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

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與疆暴之男
今來求已。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爲室家之
道。所以不爲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可身故不爲耳。故
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爲昏用仲春之月多露
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
。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

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昕。正
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
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兼葭蒼
蒼。白露爲霜。是章既成。露爲霜。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兼葭蒼
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此道中至昏昕。正

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
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
謂三月四月也。汝疆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
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疆來者。下云室家不
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疆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

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
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初昏者也。
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初寡。皆是男女之無夫
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
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
以男女所以成。思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解

女令男以始有... 也行事必以昏... 有若采芣... 也經曰夙... 男以多露... 則一時當... 禮不足而... 不且受爾... 受其禮亦... 迎故夙夜... 誰謂雀無... 何以穿我... 誰謂

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似有角者速我獄也... 女彊暴之男變異也... 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 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 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 音川女音故下皆同獄音... 張數反何都也... 且反鳥口也

室家不足謂... 反依字系旁... 謂也... 角何以得... 言人誰謂... 召我而獄... 家之道然... 而獄不以... 者皆有以... 召我來至... 傳不思至... 而推其類... 故也下傳... 屋室而推... 異義賦云... 者核實道... 繫之於圓... 不兩造禁... 民訟

疏

男侵陵貞女... 正義曰此彊暴之... 正字兩音諒... 音梅

室家不足謂... 反依字系旁... 謂也... 角何以得... 言人誰謂... 召我而獄... 家之道然... 而獄不以... 者皆有以... 召我來至... 傳不思至... 而推其類... 故也下傳... 屋室而推... 異義賦云... 者核實道... 繫之於圓... 不兩造禁... 民訟

以財貨相告。其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

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德訟以物之。

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

乃長陵士師當審察之。止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

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

察非召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

正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

正義曰。此嫌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繩帛

不足者。謂事不和他。同強暴之謂也。鄭申傳意。乘其文而為之。訟

是。指謂事不足也。嫌氏注云。繩帛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繩委之

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

女。繩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璋。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季。注云。十箇為束。實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

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

小九。其字定本。作紉。紉字此五兩。度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

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

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幣。女大璋

諸侯以幣。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

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後。若備不備。不得

也。以幣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

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

各有其類。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嫌。嫌之言不和。六禮之

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德訟以物之。

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

乃長陵士師當審察之。止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

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

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礼不動故能拒彊暴
之男與之爭訟詩人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
假其事而為之辭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
女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
有牙也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
才容疏傳墉牆也正義曰釋宮云墉謂之墉李巡曰謂垣
反是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不從終不棄礼而
隨此疆暴之罪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鵲巢之君稱行累功以
召南山羔羊之化在位御

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疏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

儉為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也鵲巢之功

故連言乃旨云德如羔羊者鵲巢之序云如鵲巢之時鵲巢序

云仁如鵲巢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

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

意見在位者表得其制德林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

之德致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

羔羊義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

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質之不鳴殺之不號乳

外施而受之死義生礼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

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礼故皆節儉下直是德如羔羊
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於外章首二句言表得其制是正
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
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
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鄭先言羔羊以服乃行
事以先說其反序後言羔羊事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為
文勢之便也。鵲巢集至之人。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
由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
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

之意言由國君德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
羊以效此羔羊之化也知在於是卿大夫者以糾陳羔裘卿
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見也言歸相以化謂之羔
裘用切嗟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羊之皮素絲五純 素絲以與裘不共其制大夫羔裘以
居也本又作他同徒何反字數也本或作退食自公委

之義而後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地本又得
從亦反容反字亦作蹤亦作作疏

正直節傳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沒制素絲五純而後
純教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山有羔羊一德故退食而後
公門入私門布德而行言委於危反地本又得

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功以得言山章言羔羊之皮本又得
羊之純互見其用可也

言大夫或退膳食順從故事之定自得也然傳小曰羔
羊之純互見其用可也

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爲與此說大夫之裘言其
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屬句傳以羔羊

並言故以大小之辨之也言純數下言綴數謂純數之數五
非訓純之爲界純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也

名裘縫云純五純既爲縫則五純五純亦爲縫也

五故皆云五爲清以自章先言純數者以經云五純五
之意故純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義故二章解其理言純

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謂純者潔也故二章解其理言純
體恐人以爲純自數也純言縫也故於三章章又言純數有五

以明純數亦止也純言縫則純總言縫可也傳互言也者素
絲所以得與裘者蓋素絲爲組則以與節長之縫中諸人傳

曰予有英飾則曰云采也爲飾則曰采也亦爲飾可知素絲
爲飾雖組則曰采也爲線則曰采也亦爲飾可知素絲

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組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
組則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純也

組則而施於縫中故下章記注云組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
組則而施於縫中故下章記注云組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

則止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與裘非飾也言大夫羔裘以
居者由大夫服之心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

居者由大夫服之心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

居者由大夫服之心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

居於家也論語曰公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

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也

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

家也。傳公公至從所。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

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拜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

行有始有終可蹤迹故也。箋退食至之貌。正義曰臧

諸食者大夫常膳曰特豚朝月少年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

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

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

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

之攝牲下可知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

不得減退故越公食魚殽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

禮云自公數劍自為儀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至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

云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至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

定本及謂或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絨謂或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絨謂或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絨謂或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絨謂或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絨謂或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漢朝服故也其天子者侯爵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
先朝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裝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袂
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翟璽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
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褊衣褊之上乃加朝祭
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褊之又云
以常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
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為褊便是以常裏布故知中衣在褊
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
不別言裘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案王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裘文錦衣以揚之注云君子大夫
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裘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同
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績者謂青
麤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羊云自公退食羊云之終素

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羊云龍一反注

徐所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例反

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

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召南大夫

疏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為臣之義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違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勤勞而
勸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為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
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閱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經三章章首二句見也不違寧處其室家閱其勤勞以二句
是也詩本美其勤以義即其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勸勞
室家之事為勸以義而後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
正義曰此解大夫即是玉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
伯之屬故言召南大夫也○補王召南為諸侯之臣
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其文王都豐召伯受采
之後也言召伯之屬

皆有大夫各屬其...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
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
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雷震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
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
者好非殷雷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聞念言遠行從
政無期以反室家肉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
未為伯等因行...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
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之
殷然發聲何斯遠斯莫敢或違何此君子也斯此遠
於山之陽

此君子適君此遠也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振振君
功無敢或間暇時聞其勤勞○後符福反間音閑

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振振君

歸也○振音直為君子德反疏殷然雷聲在南山之陽

或如字使所交反或如字疏殷然雷聲在南山之陽

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疏言君子行王命於彼遠方

故因而聞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

此一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間暇之時

為勤勞如此既聞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

為君出侯功未成可得歸哉勤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雷至天下○正義曰此雷比號令則雷雷之聲故云山出

雲雨以潤天下雲葉厚曰隆隆而雷非兩雷也箋云兩雷之

聲尚殷殷然見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雷

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雷驚百里雷聲去辭也注云雷為雷

謂之震雷之言警飛也雷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

出教令警飛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雷事義相
接故并引之以證雷雷號令之義也雷之無聲止聞百里文
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
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後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
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
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
亦非經中之斯言通居此此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
方通居此此乃通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遠斯之
此中集注有箋云定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
本於此與箋云云

疏

傳亦合至... 且義曰上陽直云山南四云側不

斯違斯莫敢違息

息也

振振君子歸北歸哉

其靈在南山之下

或存其下

何斯違斯莫或違

處

處尺者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一

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

(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女得以及時也標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

作得以及時者從疏標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正義

下而誤被皮寄反疏曰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

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對時俗

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

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三十八

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年衰

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

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難在期盡亦是及時刺門之陽

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而

洋殺正霜降九月也水洋洋正月以孫卿曰霜降而

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歸功成而

娶者行焉水洋洋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莊

位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

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日弱冠

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二十

為長場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

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

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有女

-5 85 40 915" data-label="Text">

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誰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二十六

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

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其昏自

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

盡蕃育惟仲春酒可行即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為賢淑

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

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

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二十之男二十之

女據其並期蓋者依周禮文為正知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

正此字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時言及時言及時皆為蕃

育之法抑仲春也章傳及夏嫁卒章言夏晚大衰木

復得嫁待明年亦定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成其不以

(五)

喻于若梅實未落十分成在... 此然所不... 少謂孟夏也... 其善時也... 也又卒章... 善亦盡矣... 不待以禮... 年地季春... 宜一章與... 宜卒未以... 月則不可... 春遠矣故... 奔者不禁... 二三月皆... 二月後多...

禮記卷之五

義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 也慮語曰... 欲報其之... 昏何曰乃... 不言正嫁... 周禮三十... 娶今大戴... 庶人同禮... 謹案舜生... 王武王有... 明知天子... 也行露之... 志谷張逸... 為不從男... 人民故也... 章三星在... 五月之末... 云及時者... 育人民彼...

有梅其實七分與此標落也盛極則隨落者梅也尚在

始衰也謂女一十者盛而不嫁至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云我當嫁者庶幾追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

云願疏標有至吉兮。毛以為隨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也

與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與男女

年幸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言隨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

而在者眾以與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

善時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

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及則盡其實七分與頃筐堅之正同。月非本歷陳及時之

意故為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與必不自呼其夫今及時之取已鄭恐有

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標有梅其實三分

也箋云此夏卿晚梅之隨落差多在者餘三耳。鄭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迨其今兮今急標有梅頃筐既堅之頃筐取也箋云

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一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

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疏標有

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鳩反一音金疏至謂

之。毛以為隨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女年二十顏色其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

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待備禮。鄭以隨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與

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

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傳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

之之意所以得期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昏今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不待至不禁。正義曰傳意三之一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如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今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禮命賤賤。行下孟反。疏。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注同。盡津忍反。後效此。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文下三句。

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惣指衆妾。勝與姪婦皆為賤妾也。由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未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婦止。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婦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媿。故禮變箋。獨言媵。卒其貴者。是姪婦貴於媵之義。嗟彼

小星二五在東。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蜀在。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蜀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嗟呼。惠反。蜀張。救反。又都。臣反。爾雅云。蜀謂之仰。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公。寔。命。不同。列位也。箋云。夙。早。中。謂諸妾。肅。肅。然。夜。行。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也。或早或夜在於公所以次序進御者是也。禮命之數不同也。

皆彼至不同。正義曰：言豈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三星之心五星之曜，以次在王見於東方，以與禮雖卑者，是彼踐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豈彼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為微貌，雲漢傳曰：豈星貌者，以宣王抑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豈之為貌，不甚大明，此於日月為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昂，昂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節也。五既非昂，則三亦非也。綱繆傳曰：三星參也。若以其刺昏媾不得其時，卒正時刺之，令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皆為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盡，從此為心，以其心補三正故，此補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星此及綱繆若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獨者，元命苞云：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若門故以此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

卷之五

五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為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綱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二月時，象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正於心象也。傳：命不得同於列宿。正義曰：經同事於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卒獨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男，雞鳴，太師奏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此夜，亦於君所，若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夜者皆記昏為夜，晨禮為早，未有以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妾御女君之夕，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繼御此。

自往御之時不較端女正往取也。其彼小星維參與星。

於彼義隨所語亦斷章之義也。此言衆星無名之星亦隨代留在天。

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疏傳參伐昂留。正義曰天文志云參西

星左右有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網總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

參連體參為烈相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

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濟六統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

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統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

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至辛相見之文也。故

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昂六星昂之為言留言物

成就繫留是也。彼昂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寔命

不猶。衾被也。稠禕被也。猶若也。義云稠衾帳也。諸妾夜行

衾起全反。稠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故反。疏傳衾被稠禕被。正義曰言

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昔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

是彼稠亦宜為稠物。故為禕被也。義謂衾帳。正義曰鄭

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禕被也。漢世名帳為稠蓋因於古。故

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

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稠。雖古無名被為

稠。諸妾何必入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

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疾取九女。嬖嫫兩兩而御

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

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

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

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嬖能悔過也。文王之

時。江沱之間。有嬖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

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怨媾亦自悔也

勤者以已宜媾而不得心望之。沈氏

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媾之媾都狄反正夫 疏 注有沈三章

入也下同沈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

悔。正義曰作江有記詩者言美媾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

為媾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媾故媾亦能自悔遇謂

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媾不以其媾備

妾御之數媾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媾有所思亦能自悔

過也此本為美媾之不然因言媾之能自悔故美媾而後

媾也媾謂妻也媾謂妾也謂之媾者以其從媾以送為名

亡昏禮注云媾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媾也士昏

云雖無娣媾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媾是士有娣娣但不

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

一取九女二國媾之所從皆名媾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

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媾也此言媾媾不指其

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

直云有媾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媾之行否所由媾

媾尊專如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

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媾備

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媾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為

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 江有記 與也使復入為記箋云

當稱美媾之本心耳 江有記 者喻江水大記水小然

我以其後也悔

謂媾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 疏

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媾記水小似媾言江之有

記得並流以興媾之有媾宜俱行言是子媾妻往歸之時不

共我以其俱行由不以其俱去故其後也海。傳使後入為江

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記之狀其與與鄭同知毛不以

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 江有渚 渚小洲也水坡成渚箋云四

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 水流而渚留是媾與尸異心

使已獨留不行。借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

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抵 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媾止也箋云 江有沱

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岷本又作

歸不我過不我過甘 用也歌 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

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謂音戈下文同。嘯謂
叫反沈蕭妙反。變子六反。亦作蹶。解革買反。又開買反。說
始出反。又音悅。

江有汜二章章五句

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

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

謂男女婚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醫本亦作麋，作

慶俱倫反。麋，獸名也。章，木疏。云麋，麋也。青州人謂之麋，無鳥

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

野有死麋，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

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

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

言古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結媒也。思，其當肉為

禮，故知惡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方，故知紂曾以成昏也。

後，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創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

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

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麋

白茅包之有死麋，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

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

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麋肉為禮而來。包，通茅反。裹

音毀，殺所戒反。榛，所例反。有女懷春，士士誘之。春，不暇

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疏，野有

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詩音西。疏，至誘

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麋之肉，以白茅製之為禮，而

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

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而

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

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

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貞女

之所懷，詩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是

合昏之時，故以女懷春之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裏束

麋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

之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用幣無麋鹿之肉言死麋鹿
荒則設禮謂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
行之故欲得用麋肉也此由山亂民貧故思以麋肉當鴈幣
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可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一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
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麋者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
其肉饋注云齊人謂麋為禕則麋是禕也必以白茅包之
者由取其潔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白茅不
三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傳春不暇待秋
正義曰傳以秋冬為正春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
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
而行之無為思麋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幸春而
言其實往歲之缺冬亦可以為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此禮注
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為導也。箋有貞至言然
正義曰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與男
會也言吉上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專奉成昏禮也疾
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
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
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

者善士也述女輔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上如歸妻求我庶
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何云用吉上謂朝廷之士有善
德故稱也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也野有死鹿皆可
吉十也

鹿賣物也視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檉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
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純讀如也○
樸滿木反又音僕檉音速純徒本反宓云鄭有女如玉德
徒尊反也雷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

士也箋云如玉者疏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設禮
取其堅而潔白非直麋肉可用貞女欲男子於林

中有樸檉小木之要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
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

然故惡此無札欲有以將之。傳樸檉小木。正義曰釋木
云樸檉心其氏曰樸檉解檉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木
矣曰樸檉一名心是樸檉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

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檉謂林中樸檉之木也故箋云樸檉
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檉為一也知不別者
以樸檉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與樸檉是林矣不得林

與樸檉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下之有
為樸檉明是林中有樸檉之便也樸檉與林下別正且箋云

採中大木之類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亦
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才之處。箋純讀如屯。正義曰
純讀如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束束之故傳云
純束猶包之。箋如玉至潔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玉故言
堅而潔白并純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
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脫兮。舒遲也。箋
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禮。暴。之男相劫脅。脫物外反注同。無感我悅兮。感動也。悅
云奔走六節動其懈。威如字。無使屯也。吠。非禮也。
又胡坎反悅始鏡反沈始悅反。無使屯也。吠。非禮也。
陵則狗吠。老美。疏。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
邦反吠符廢反。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
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
佩巾其使屯也。吠。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脫脫舒
遲。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略之。朱彥倫傳曰。僅僅
凍敬和舒遲亦略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
体異。傳悅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
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二章一章四句一章二句

何彼襍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雝之德也。禮如容反。詩作雝。音。義。云。衣。厚。貌。

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雖

王姬一本作雝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

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音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
音天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從。從下。王退嫁反。注
同厭於乘反。程定。反。厭。王后五。一者也。程。也。
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又作。畫。文也。總。作。孔。

反榆翟首遙翟或作狄 疏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

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

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離和之德不以已尊而慢人此

字此詩主美肅離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叙

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祭王姬之

館下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

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

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上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

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

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

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

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

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

純敵天子亦為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

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

也故齊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

行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

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

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

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

此時齊侯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

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

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

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婦如諸侯禮

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南謚云武王五男二

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

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箋下王后至榆

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

榆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榆翟也巾

車轂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厭翟勒面繒總安車彫

面鷩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疏

正義曰作何彼穠矣詩者美王

於君以盛之也。此程極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全
巾車。又云翟車。其面組織有握鞶車。組織有斐羽。蓋注云翟
車。以出乘鞶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
大夫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崔靈恩以為
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車。魯之夫人乘重翟。冠
者以魯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
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
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
知者。以士妻乘黑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
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攝
一等。穿黑。注巾車。引詩。翟車。以朝。謂厭翟也。滿是侯爵。故厭
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車之車
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一劉以五等。諸侯夫人
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二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
簪。若妻夏纁。大夫黑車。士乘。若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
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紉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紉。故也。其諸
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
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可也。若其在國。則繫於
其夫。各從。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棣。移也。箋云。何乎彼
其穠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李注云。唐棣。一音充。一之五。

棣。移也。箋云。何乎彼

戎戎者。乃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
林。大內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是。方反。鄭。璞云。今曰。移也。似
白楊。江東。曷不肅。薛王姬之車。肅。敬也。和。箋云。曷。何
呼。夫。移。曷。不。肅。薛。王。姬。之。車。之。往。也。何。不。敬。和。乎
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
尺者。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
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
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
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里
恐有緩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禮
詹。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車形貌。故重言之。猶拍舟以汎
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
唐棣核。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
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
王姬。肅。敬。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
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雖
離和也。夫敬與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曷不肅薛王姬之車

肅。敬也。和。箋云。曷。何

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
尺者。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
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
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
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里
恐有緩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禮
詹。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車形貌。故重言之。猶拍舟以汎
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
唐棣核。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
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
王姬。肅。敬。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
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雖
離和也。夫敬與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和何事不行也。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侯之子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何彼穠矣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平正也

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顏色但盛。正王者。德

正夫一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之王子。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駉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彼又去之化則庶類蕃殖菟田以

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獲生草尚書上大傳云尾倍於身應

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遠反治直更反彼皮寄反蕃音煩多也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疏 何以言之。正義曰言何中彼戎戎者其世

鬼所留反春獵為鬼田備也杜預云鬼索擇取不孕者

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

之應也言蒐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夫

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

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

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

也則野無遺言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

化謂羔羊以下也此則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

故得庶類蕃殖即祀祫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

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為新末故總之

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

正義曰蒐解德為應之意故解應者被出者其段也出出

應屬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疏彼苗至也然出而治生者段

也蓋也蓋三定蓋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苗則男則射

二反農音加蓋音蓋草也著張應反種不音者被此

發五犯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也

也白虎黑

。獲如字徐音發犯百加反牝于嗟乎騶虞也

。獲如字徐音發犯百加反牝于嗟乎騶虞也

。獲如字徐音發犯百加反牝于嗟乎騶虞也

。獲如字徐音發犯百加反牝于嗟乎騶虞也

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
如戰然故云獸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
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
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
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射
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
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為瑞
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駮不食生物
不獲生草應彼茁者蓬蓬草名也。壹發五縱一
信而至者也。彼茁者蓬蓬草名也。壹發五縱一
曰縱箋云豕生三曰縱。縱子于嗟呼騶虞一疏傳一
公反徐又在容反字作縱同。于嗟呼騶虞一疏傳一
縱。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獻於公大司馬云大
獸公之小獸私之新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縱獻於
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豨伐檀傳曰三歲曰
豨蓋異獸別名故二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
縱二歲為豨三歲為豨四歲為豨五歲為豨其說與毛或異
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二曰縱。正義曰箋以縱者豕生
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豨郭璞曰豨
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豨不知母豕
也。詩卷之五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
也故知過三亦為縱一辭雖生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松
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
有力者麋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豨豨縱兩肩為麋麋鹿也
絕有力者非二歲矣有也字雖異音實同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邶柏舟詰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鄭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紂紂城而此曰邶南曰鄭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未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鄭衛之詩土肅同從此訖龜七月十月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節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亦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鄭衛譜 邶鄭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屬二國詩風邶鄭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及知有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頓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衛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

在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衡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衡。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蚕主云其地尤宜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紂子武庚為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餘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也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唯化且使監之武庚又作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

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監
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
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
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
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
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
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鄘名在朝歌紂都之
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被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
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宛
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
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
漕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
濟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為自歌其土也王
肅服屢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
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
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
不出于此鄭義為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
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
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向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
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

詩充二之一

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
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
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三悅而
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
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
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
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
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
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
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
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
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
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基間
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
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代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
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
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持也。更於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
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

四年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

之歲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者千里

也言為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

地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也

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鄰也

札見歌邶邶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也

知後世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

庸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攻

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國之地

云相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

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

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

卒子卒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夷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

貞伯立卒子項侯立除項侯故七世也又曰項侯厚賂周夷

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

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有所歸從其國本而

與之為此鄭備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

河廣泉木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

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

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泉水竹竿但述

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

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

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

美齊絜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於詩之國許穆夫人之

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詩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

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其在衛

為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邶在西部十邑

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上風不異下沙邶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後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

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在邶鄘言晉也其奉仲休佐

皆以字配國當益號之稱舜為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
以國配益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衛魯
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
家項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
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其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前故地在前也鄘拍舟與其奧雖同是
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離次之衛
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不
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
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
立是為相公二年弟州吁驕奢相公黜之十六年州吁殺
相公而自立九年九月殺州吁于濮迎相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
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卒齊立公子黔
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二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
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煇是為文公
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
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
謚多則文有詳略如拍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
養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
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
九百三十一

詩序之

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
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
有苦葉序言宣公卒其始新臺二斤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
則谷風式微在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
詩也鄘拍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
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
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
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駉相干蓬序皆云文公文公詩
可知載駉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
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
公則武公詩矣考樂頌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
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
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曾信十年即位二十
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
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
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拍五年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滅而復與詩無刺者不
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與詩無刺者不
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

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
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君本第於此則伯兮宜
言蓋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
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
然鄭於其君之下云其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
必以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
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殺君
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
德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妻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其
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
武公詩也詔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
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之先後為次
或一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
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者見侵害○拍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拍

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

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汎明與

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云也彙梁傳曰遇者

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

汎汎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汎

汎汎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令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

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入並列亦猶是也○耿

耿不寐如有隱憂不遇憂在見侵害○耿上亡辛反徹音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疏

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舟之舟此柏

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

而已不用亦與眾小入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入並列

其害於已故夜徹徹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

釋也。○況亦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我
云：况况揚舟則松揚皆可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舟者，解以
舟翁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為舟者，猶
仁人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鑿不可

以茹。○監所以察形也。如度也。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
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我於眾人之善惡
亦如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鑿，甲誓反。鏡
亦有兄弟不
可以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請同姓臣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薄言往湖，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慈慈路。○疏：我心

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在君側者。○悄悄七小反愠憂運反。○靦閱既多受侮不

少作靦侮音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安

也。○靜心也。○標指心貌。○箋云言我也。○疏憂心至之有標

評本又作孽遊亦反標符小友指音撫。○疏正義曰言仁人

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

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

侵言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附心。○標然

言怨此小人之也。○靦閱既多受侮不少。○言觀自彼。○加我之

難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標指心貌。○正義曰既日

為指心即云有標故知標指心貌謂指心之時其手掩然日

居月諸胡迭而微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微則虧傷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次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

夫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

匪濟衣如衣之不斨矣箋云衣之不斨則情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疏臣君至

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

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

以言之日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知不

斨之衣衣不斨憤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憤無容樂仁人憂

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曰君至月

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

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講曰兄日姊日月又喻兄弟以

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薄曰日

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擅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君語

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后諸皆不

為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二而闕注云一盈

一闕亦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

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

使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問責云胡迭而微

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

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

臣故因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責君首云楚繁華同姓有不去

之曰論語云箕子比干不忍去也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
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
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
無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黃裳已也矣上 **燕燕**夫人失位而作矣

詩也齊女好姜氏妾上僭者謂公于州吁之母母變而州
吁驕也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綠吐亂反篇內
各同度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况于反變補計
反盜法云賤而得愛

疏曰綠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也
曰變變卑也媒也○曰作綠衣詩者言僭莊姜傷已也

由賤妾為君所愛而上曰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致
是故而作是詩也○因章曰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
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士
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
非百姓作是詩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
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信之非一而不
得

為例也○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設而綠是者此
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三服不言
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舊衣
翰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綠衣不言綠衣者甚與字作稅此
則綠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綠衣故此綠衣亦為綠衣也詩
者諫教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前
效也當作綠也隱三年左傳曰僑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
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州吁變人之子是州
吁之母變也又曰有寵而好女石碯諫曰無而不驕無矣是
州吁驕也定不妾上僭者謂公于驕

綠衣黃裳衣兮衣兮 **綠衣黃裳**

與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方衣方者言綠衣自有禮制也
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綠衣次之次之者
表矣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綠衣黑皆以素紗
為裏令綠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
音里間間則之間鞠居六反言如燕在之色也又去六反言
如鞠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度反字亦作
價音同王后之服五曰澣衣毛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云賦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妻雖欲自止疏綠今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

何時能止也疏猶一不正之妾不宜雙寵今綠乃為衣

間色之綠今為衣而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與今妾

乃蒙寵方不正之妾人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跡而微

衣以邪干正猶妾以既見跡疏遠故心之憂矣何

時其可已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階因

以祿衣失制喻嫡妾之言祿衣自自禮制當以

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方妾為賤

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不非其

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也。妾何為上階乎餘

同。傳綠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當中央之

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

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禮而幽微妾下正而

尊顯是也。箋祿方至上階。正義曰祿衣黃裳為非制明

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祿衣黑者解以祿衣為者之意田諸侯

之妾有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衣榆翟。鄭注。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右從王今先王則服

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眾妾不得服

疏

綠今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

疏

猶一不正之妾不宜雙寵今綠乃為衣

疏

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與今妾

疏

人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跡而微

疏

既見跡疏遠故心之憂矣何

疏

言祿衣自自禮制當以

疏

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方妾為賤

疏

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不非其

疏

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也。妾何為上階乎餘

疏

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當中央之

疏

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

疏

王肅云夫人正禮而幽微妾下正而

疏

尊顯是也。箋祿方至上階。正義曰祿衣黃裳為非制明

疏

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祿衣黑者解以祿衣為者之意田諸侯

疏

之妾有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疏

衣榆翟。鄭注。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右從王今先王則服

疏

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眾妾不得服

疏

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黃裳。婦人之服。下殊衣裳

之妻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
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厚薄
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為裳今反以黃為裳
非其制以喻變妾當以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
○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
同故云云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
子在室為父布總箭弁暨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
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言凶異者
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緇為一纁緇
喪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
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云
言心也○綠

婦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衣
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不汝行下孟反下同以
上時掌反衣織也○我思古人俾無訖兮古人謂制禮者我
思此入定尊卑使人無遺差之行心善之也○俾早爾疏
反疏必養反訖音介本或作尤差初責反又初往反○疏

錄方至訖方○毛以為錄方而由於絲方此女入之所治
以與使妻方而承於嫡方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錄即錄
為未絲為本猶承繼而後妻則妻為卑而嫡為尊公定尊卑
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具今公何為使妻上僭而令尊
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妻顯故云我思
古之君子妻妾有字自任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
思之○鄭言為祿衣云此黑染絲而後製衣是妾婦人之所
為方彼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與嫡在先
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且此妾賤妾之所為故亂之妾在
先而尊嫡在後而卑卑且此妾賤妾之所為故亂之妾在
此妾上僭違於禮制也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
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錄未絲本○正義曰
錄絲而為繼染之以成絲故云錄未絲不以喻妾卑也

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正
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女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
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女所
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妻所自治但上僭之妻言反亂之喻
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以上僭之妻言反亂之喻亂
嫡妾之禮也云爾嫡妾之禮責之以平未之行本末者以先
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絲為末製衣

製衣為未且後亦以本前婦以未前及故云亂麻之禮也
之以木末之

不得明大夫以上
絲謂衣織者也
緜兮綌兮

其以風
以待
其失所也
○淒七西反
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
○淒七西反
我思古人實

至我心
○毛以
○綌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

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
言綌綌不以當暑猶綌不以其禮

所以守職分以
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

寒風
○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
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

風故云寒風也
○傳古之君子
○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

上二句皆責妾之
也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

有序則妾不得
上潛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也
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

立而
於見反戴媽居危反戴謚也媽陳姓也完字又作泉

志
俗音
即衛桓公也殺如

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
○疏
燕燕五章章六句至歸妾

姜送歸妾也謂戴媽
歸莊姜送之
○正義曰依燕燕詩者言衛莊

其送之之事也
○箋莊姜至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

衛莊公要于齊東宮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

日厲媽生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

春秋吁殺桓公經書
○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

善故越禮速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婦是戴媽
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歸歸雖婦
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婦莊姜養
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
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

故文十八年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大婦也備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時而反此即不復來故謂之大婦也備世家云莊公娶齊

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

子禮諸侯不再娶曰姜氏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

莊姜養之以為已子而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

姜者春秋之禮燕于飛差池其羽燕于飛差池其羽燕于飛差池其羽

子于歸遠送于野於也郊外曰野子于歸遠送于野於也郊外曰野

望弗及泣涕如雨禮反徐又音弟望弗及泣涕如雨禮反徐又音弟

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

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而之訣別已留而彼云稍稍更遠

次二句言已在路十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也次二句言已在路十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也

名身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鳥此燕即今之燕也占人重

言之漢書童謡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鳥乙字異音義同郭氏

貌故云寄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寄張

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左池喻顧視衣服

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顧之顧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

聲故以上下甘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名以其次燕

燕于飛顧之顧之飛而上曰顧飛而下曰顧燕于飛顧之顧之飛而上曰顧飛而下曰顧

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將行也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將行也

瞻望弗及將亦送也瞻望弗及將亦送也

音世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將亦送也瞻望弗及將亦送也

及行立以一江行立又立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飛而二曰一音飛而下曰下音幾云下上其音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南在衛有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實勞也仲氏任之其心塞淵

焉字也任大塞淵則深也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下孟反下篇同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寡人以勗寡人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疏

也。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

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藉以恩相親信也。傳仲載

至任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

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相季成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

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淵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

正義曰箋以此二可證戴媽之釋行故知恩任恤言其能以

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同孔注云善於父母為

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婭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

振於寡貧。箋戴媽至禮善。正義曰以勗勉之故知是禮

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之定妻之詩不同者鄭志答景

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

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述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

以至困窮而疏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之日居

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以國君

尚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力有常道

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不古處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度

及我者不以故命其是建其初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何

定止也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昇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

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顏本又作願如字徐音

也後亦為頤疏乎月以照夜故得同唯月明而照下土

以曰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台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

我天人不以古時恩意動馬之是不為之同德齊意夫月配

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成聚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

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折肅正義曰

不乃我相好皆為及也鄭下章傳亦宜訓讀云不及我以

故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直尚如

是於眾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定寧事之鄭引

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都魯三年左傳曰公子州

所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碯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

未也皆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

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

為己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夫人之子立為太子非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冒覆也箋云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

覆猶照臨也箋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

也言夫人當盛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

也之時與君同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

也之聲語於我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

也有所定使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

也無及可忘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

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也

思 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用道往加**疏** 終風至

毛 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兩土之時以與州吁常為

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教見莊

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悔擲之尚上互也州吁既

則無子道以來事已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注加

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再子思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

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願我則

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

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旁既無順心不欲見其

來而戲謹也傳靈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兩土為靈

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

以本由子不事已已乃不得以母前往加之故先**終風且**

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既竟日風且復

暄不日有暄 暄不見風日暄莫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

復扶雷反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願言則嚏願言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蓋本又作嚏又作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蓋本又作嚏又作

暄暄其陰 暄暄然暄暄然 **虺虺其雷** 虺虺然虺虺然 **寤**

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懷，憂也。女思我，心也。

以意求之。疑者。疏常陰又也。馳然其震雷也。以與州吁之

更出此。虛鬼反。常陰又也。馳然其震雷也。以與州吁之

暴如是。故莊王言我夜竟常不寐願以出。道往加之。我則傷

心。常陰。暗。暗。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暗。復。暗。則。陰。暗。之。甚

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暗。則。此。暗。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云

正。義。曰。兩。雷。則。雷。殷。然。此。前。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

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乃衛州吁立將修免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

鄭以除君害。君若為王。敝邑以獻。而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

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

作馮。同皮水反。蔡從同。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

才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為將而與兵伐鄭。文仲

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

而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激。恨刺者責其愆。各大同

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

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

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

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

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伐之怨辭。鄭將者。至隱四

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川吁以隱四年春。弒君。至九月

被殺。其中。准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

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而。宋。傳。有。告。宋。使

除。晉。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注。陳。與。宋。成

其。伐。事。也。春秋。曰。下。平。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

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魯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
也。此年唯在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
也。宋殲公之即位。公子馬所以出奔鄭者。殲公未殲公之兄
也。公子馬則其子也。殲公致位於殲。公使馮門之出居於鄭
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
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請依出。以相公為平王三十七年。
位則。鄭以先君為相公。矢服。慶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
者。杜預云。諸侯雖莫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
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馬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
陳。祭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由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
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殲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
鄭。所以陳亦從之。衛言可知。但傳見使宋為王。故不言告陳。而宋
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三。今伐鄭之謀。則州吁為首。
所以衛人殺州吁。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為王。此與先言告陳。而宋
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王。此與先言告陳。而宋
者。以陳亦從之。衛言可知。但傳見使宋為王。故不言告陳。而宋
事。此言平陳。而宋擊鼓。其鏜。踴躍用兵。鏜然擊鼓。聲
躍用兵也。鏜云。此周之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也。鏜云。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也。鏜云。

此言東民皆勞苦也。或役七功於國。或脩濬漕城而疏擊
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音曹。疏擊
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
鼓。其聲鏜然。使工衆皆踴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為苦。
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
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
閭。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
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踴躍用兵也。鏜此用兵。謂
治兵時。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
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
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
傷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
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
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二十從
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
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問。問三

十方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

從軍政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仲平陳與宋 仲字也平陳與宋謂便告宋曰君為主敵

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憂心仲仲然驚云以

疏 從孫至有仲。正義曰我獨南行從孫

子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

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

仲仲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仲

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三

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證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言

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憂心仲仲然。正義曰傳言

仲者以仲為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仲仲然

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芻云曰婦曰婦歲亦莫

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

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劇爰喪其馬 有不樂者有云其馬者箋云焉也

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山木曰林

不還者及云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

林求其故爰近得之。慶昌慮反近聞近之近

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

者有云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劇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

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劇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也箋云從平之士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借供也箋云

約誓

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借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疏生死

至借老。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與契關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

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云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伴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

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莫關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鄭唯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關勤苦。正義

曰此敏士眾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關勤。告之狀。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

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于嗟

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于嗟。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洵。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憂亦遠也。信毛于申

案信即古伸。疏于嗟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字也鄭如字。疏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數而傷之云于

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離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今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

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離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

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葦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

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眾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

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眾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

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失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闕兮洵兮之歎也。傳

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音譜

五音譜
五音譜

五音譜



五音譜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志。言孝子自責之意。凱，開在反。

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

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

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

勞苦，以成其志。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本

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意，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室，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一能

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

也。棘居力反，休作棘，樂音洛。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天天以喻士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疏，凱風

勞。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心之

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寡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

成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

漸大，猶士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

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

李山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

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

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以棘於箋云：凱風喻

寬仁之母，棘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棘新其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安我室欲去嫁也。○歡悅成。疏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

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已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

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

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

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

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新謂之

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獻。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

獻也箋申論所以得為獻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獻作聖

故得為獻也洪範云思曰獻注云獻通於政事又曰獻作聖

注云君思獻則臣賢者是也然則彼賢謂君也聖謂臣也所

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獻而致臣聖則

獻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

周孔也。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益於浚邑也。在浚之下言有

寒泉者在浚之下浚閭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有子七人

疏

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

母氏勞苦

疏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

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浚民使得

以與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

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

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夫

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

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請母今日勞苦而

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正義曰干菴云在浚之鄉

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至不能如。正義曰

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

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

則以寒泉黃鳥。睨眈黃鳥載好其音。睨眈好貌箋二

喻七子可知也。如也。睨眈反眈華板反詭音梳下篇註同。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疏睨眈至母心。正義曰言黃鳥有

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

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

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眈眈至令順。正義曰興必以類

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父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荒

烝於夷姜之等國入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

多此音更不重出仙本亦疏維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作恤數色角反烝之升反疏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

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三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答淫亂至君子○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

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寇職曰外內亂為獸行則成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

以異於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

君子借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且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

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棘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

故言淫耳若非其四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人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淫

者故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

肖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接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嚮有次云

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暉良夫通皆止淫也蘇莊公通於崔行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

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摠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

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秉津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和為類亦為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等於此

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鄭有苦葉譏雉鳥其其夫人為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入久處軍役之事故

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

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給也此

相對故為男曠女怨哉則通言也故米綠刺怨曠經無男子

謂婦人也大子徒云以陰禮敬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

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蘇
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與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

而起奮翫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
事。泄移出反評言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 **我之懷矣**

自詒伊阻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

父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
季反沈羊類反難乃且反下同繫鳥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
行同朝 **疏** 雄雉至伊阻。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句雌雉

婦人之時則奮翫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父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
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又
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

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義勢同也。變伊當至患難。
正義曰箋以宣二年春有伊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阻小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義既同明伊自義為繫者故此及義
同為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義既同明伊自義為繫者故此及義

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疏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

于飛下上其音其聲怡悅婦人。上時掌反展矣夫君

子實勞我心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子想於君子也君之

軍役 **疏** 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
之事 **疏** 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
人宣公就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

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
勞我心也此大夫身就從役乃追傷君 **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 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送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
而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

下女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向 **疏** 瞻彼
怨同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時能來望之也 **疏** 至能
來。正義曰大夫以從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送往
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遠之遙
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
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不伎。

君以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不求何用不臧。

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久怨之辭。○伎。○疏。百爾至不。

之歧反。字書云：狠也。常昭音泊。臧，子郎反。○疏。百爾至不。

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役。

故問之云：汝為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君。

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龜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謂夷。○疏。龜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為淫。

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

以要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

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於子，但為公所惡，故。

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

明是夷姜求宣公。龜有苦葉濟有深涉。

故云並為淫亂。○疏。龜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龜謂之。

可食也。濟，渡也。由睪以上為涉。箋云：龜葉苦而渡處深，謂八。

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龜音薄。交反。

下皆同。處昌慮反。深則厲，淺則揭。○由衣涉水為厲，謂。

衣也。曹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

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

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

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咏。云：厲，石渡水也。

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若例反。褰衣渡水也。揭，揭衣。並苦例。

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褰衣長張。夫反。為。

之于偽。反求，妃音。○疏。龜有至則揭。○毛以為：龜有苦葉不。

配本亦作配。下同。○疏。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

法不可越。又云：苦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

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

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

可廢禮。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

為龜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龜葉苦。

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詩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

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與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菓少時可為羹，又可淹，莫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菓苦不可食，以禮禁似菓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經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豺之菓，及匏有苦菓矣。」叔向曰：「苦菓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常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渾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膝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畧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渡，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

八〇詩考九二之一

六

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淺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摠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前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瓠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禮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澇，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雖雖鳴鶴，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川，義相承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近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厲，實既致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

事矣故以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各
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
迎乃行故下箋云婦妻謂請期水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
可以為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水未
泮則水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
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冲春
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
特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
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行
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
記云傳曰異姓上名治際會注云各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
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况昏姻人道之
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礼乃可度世不行
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如獨
正義曰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
深淺為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之異
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如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凡
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
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虧以才性長幼而求各順其

八〇詩卷之三

人之宜為有彌濟盈有唯為雉鳴泚深也盈滿也濟

之求妃耦雉聲也雉夫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

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泚濟盈謂過於厲喻犯

禮深也○泚泚爾反唯為以小反沈耀皎反雉雉聲或一音戶

子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且反下同泆音逸行下

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

反為而求其牡矣曰雉雉走曰牡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

軌言不濡者為夫夫犯禮而下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

所求非所求○濡而未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轡頭也依傳言

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轡也從車九声龜美反軌車轡前也

從事九声音犯車轡頭所謂軌也相亂疏有欲至其牡○
故異論之杜茂后反軌竹雷反車轡也疏正義曰言有彌
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
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
言夫人犯禮猶有雉鳴也雉鳴有雉然求其牡耦之聲者雉
之鳴以與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鮮色媚悅
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
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與淫亂者必

迎用昏。旭許王反徐又許表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中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

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

可以昏矣。迨(疏)雖難至未泮。

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音迨泮普半反(疏)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雖難然

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且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夫水

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丞父於乎。郵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傳雖難至之時。

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納采鴈也言納米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

納采下經謂親迎摠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

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各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

非朔日相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相日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言陽

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陽氣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故

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來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然

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摠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禮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礼貴其始親迎用昏箋

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方昏至用夫家遠者則官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行

也。儀禮上昏禮執燭而性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故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

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前尚魚上負水則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

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漆有箋云仲春之時

冰始散其水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印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照逆反王逸

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人涉卬否印

印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人涉卬否印

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疏)

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号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号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可以與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入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傳招招号召之貌，正義曰号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谷古

木。疏。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曰依谷風詩言刺反，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

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

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習習谷風以陰以

兩。與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通勉同。

心不宜有怒。勉者以為見讎怒者，非夫婦之宜。通勉。

采芣苢無以下體。非勉也。本亦作爾，莫尹反。通勉。

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

禮。對乎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豐字容反。章本疏云無音也。

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蕒，善相似而異。菘音

土瓜，解息菜云似蕒，善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薪。反音之音，一

又作蕒音無音，精又子零反。富音福本又作富音富，爾雅

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德音莫遠及爾同死。云

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疏。正義曰習習然

和舒之谷風以陰以兩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與夫婦和而

夫婦之道不宜有謹怒故也言來對菲之菜者無以下射與
莖之惡并棄其葉以母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
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
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
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
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
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
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對須乘
芴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對莠孫炎曰須菜
名對莠坊記注云對莠菁也陳宋之間謂之對陸機云對莠
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莠莠菁也陳楚謂之對齊魯
謂之莠閩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太芥豐與對字雖異
音實同即對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對莠也莠也芥也土者
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當類也本
草又云菲莠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以莠菁葉紫赤色可
食陸機云菲似當莖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蒿為茹耳
莠可作羹幽州人謂之物爾雅謂之莠菜今河內人謂之
菜爾雅菲芴與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異
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莠菜也土瓜也
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喜而非當故云當類也箋云此

六。詩流二之

十一

二菜者莠菁與蒿之類者蔓菁莠菁對也當類謂菜也。箋云
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總
註云無以其根莠則并取之與此異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遠
離也箋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尚舒行其步徘徊
惘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遠如字韓詩云遠狼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近也言君
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相

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誰
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

謂荼苦其甘如蔗荼苦菜也箋云茶誠苦矣而君
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

之茶則其如蔗。茶音徒齊音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
音徒齊音齊禮反

疏

行道至如弟。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
怨見薄言相與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

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况已與君子
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之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
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茶
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茶即其甘如蔗君子苦已猶

得新昏故又言安愛彼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而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新**。唯有違為異。以傳訓

為難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排。何也。○傳。畿門內

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

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淫**。以渭濁。湜湜其止。

不遠言至。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淫**。以渭濁。湜湜其止。

淫。謂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階曰。止。淫。水。以有渭。故見渭濁。

淫。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

止。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淫**。音。經。濁。水。

也。謂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止。音。止。故。見。渭。

濁。舊。本。如。此。一。本。謂。作。謂。後。○**寔**。爾。新。昏。且。不。我。胥。以。○**索**。

人。以。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毋**。逝。我。梁。毋。發。我。苞。

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繁用。○**毋**。逝。我。梁。毋。發。我。苞。

我。當。室。家。○**胥**。素。節。反。復。扶。富。反。○**毋**。逝。我。梁。毋。發。我。苞。

浙之也。梁。魚。梁。苟。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禁。新。昏。也。女。母

也。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苟**。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

也。捕。我。躬。不。閑。逞。恤。我。後。○**閑**。容。也。箋云。躬。身。是。暇。恤。

音。步。我。躬。不。閑。逞。恤。我。後。○**閑**。容。也。箋云。躬。身。是。暇。恤。

暇。憂。我。後。所。生。子。○**疏**。淫。以。至。我。後。○**正**。義。曰。婦。人。既。言。君

孫。也。○**閑**。音。悅。○**疏**。子。苦。心。○**本**。已。見。薄。之。由。言。淫。水。

大。州。三。小。八。四。十。○**寺**。流。一。之。二。○**十**。一。一。○**十**。一。一。

有。渭。水。清。故。見。淫。水。濁。以。興。善。○**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

本。淫。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淫。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發。已。為。惡。若。子

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湜。湜。然。特。正。守。初。其。狀。如

止。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天**。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

復。繁。飾。用。我。已。不。被。繁。用。○**尹**。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

我。魚。梁。無。發。我。魚。苞。以。之。○**八**。梁。發。人。節。當。有。益。魚。之。罪。以。興

禁。新。昏。故。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

必。有。益。寵。之。過。然。雖。禁。新。○**日**。夫。卒。惡。已。○**於**。見。出。心。念。所。生

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可**。即。自。設。言。○**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之。○**子**。至。親。當。○**愛**。念。言。已。無。暇。所

以。自。然。痛。之。極。也。○**傳**。淫。○**至**。濁。異。○**義**。曰。禹。貢。云。淫。屬

渭。內。任。云。一。水。渭。水。發。源。○**口**。幾。二。千。里。○**而**。淫。水。清。大。屬。於

渭。而。入。於。一。又。引。地。理。士。○**口**。淫。水。出。今。○**定**。淫。水。清。西。開。頭。山

東。南。至。京。山。○**口**。淫。水。入。清。○**口**。淫。水。入。清。○**口**。淫。水。入。清。

善。惡。別。○**人**。以。淫。比。口。○**口**。淫。水。入。清。○**口**。淫。水。入。清。

正。義。曰。○**人**。以。淫。比。口。○**口**。淫。水。入。清。○**口**。淫。水。入。清。

意。淫。水。○**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也。○**也**。見。渭。濁。言。人。見。謂。已。濁。猶。○**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也。○**也**。見。渭。濁。言。人。見。謂。已。濁。猶。○**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也。○**也**。見。渭。濁。言。人。見。謂。已。濁。猶。○**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也。○**也**。見。渭。濁。言。人。見。謂。已。濁。猶。○**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清血志云涇水一碩
其近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
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且
歌士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均人為詩
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
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
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肩假
正義曰黎者飾也謂不繫而用已也。傳梁魚至捕魚。
正義曰此與小弁及散筍在梁皆云筍筍者捕魚之器即梁
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奪之辭即亦
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為焉云焉為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
白華亦云有焉在梁又云焉為在梁皆為鳥獸所在非人所往
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
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食人入罾梁注云梁絕水取
魚者白華箋云焉為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鶩之性貪
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鶴為澤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
魚梁明矣其制人掌以時。向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以

而為闕空以筍承其空然則梁音為堰以影水空中中央承之
以筍故云筍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音謂兩邊之
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夷亦為梁以取
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
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雙母音喻禁新昏。正義
曰以母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禁家也故
角弓箋云母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銜之若禁令勿去故
母為禁辭。箋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云夫故知
妻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且小弁云天子
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譏故文同而義異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
云方術也

吾行為味言深也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何有何一昆
吾皆為之。詠音詠附音乎易夷政反下同何有何一昆

勉求之。有謂富也。謂貧也。箋云君子何以自乎何所云
乎吾其勉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云云有。為子

偽凡民有喪劑匄救之。有云劑匄言盡力也凡民
反。有云劑匄言盡力也凡民

救之況我。君于家之事難易乎固當勉。疏
疏前親也。匄音備又音扶。匄補比反。一音服。疏就其至

不以爲婦人既思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始人之
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一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
和深淺期於必慎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
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則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
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
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
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過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
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
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疏**唯何有向二爲小異。傳
舟也。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舟
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去又名口
櫓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也
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
多亡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
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故易傳
。箋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石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傳
喪注云匍匐猶顛覆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
力顛覆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重難。不我能恤
里尚盡力往救之謂蒼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反以我爲讎也樂音洛惡鳥 **既阻我德費用不集**也樂音洛惡鳥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也樂音洛惡鳥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也樂音洛惡鳥

疏也樂音洛惡鳥

也樂音洛惡鳥

也樂音洛惡鳥

也樂音洛惡鳥

也樂音洛惡鳥

也樂音洛惡鳥

汝何為視我如虫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惱當倒之云不能惱我鄭注不我能惱為異。傳播養等惱至惡我。正義曰偏演諸本皆云惱養係疏引傳云惱與非也。爾雅不訓惱為弱由養之。以至於弱故箋訓為弱。弱至思之。思者至思之。稱君子遇已至薄然切至痛故幸至愛以駭至。惡。○箋昔青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為雅釋。訓財者又以龜池淵富類之故顯覆焉。若黍離云周室之顯覆也。云顯覆厥德冬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由心而生之。故大孝曰生財有。我有百妾田亦以御冬。亦美御也。箋云蓄聚美菜者。公禦冬月之無時也。○善本亦作。善本六反御魚鱉又下同御也。徐魚率反。一平下句御。字。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如言。有洗有漬既詒我肄。洗音先。漬音之。對反。韓詩云漬漬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然漬漬然無溫潤之色而盡漬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世反。遺。季反。下同。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暨音。徐以自。爾雅作勸以。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暨音。子言。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暨音。來之時。我息我。堅許器反。疏。我有至來暨。正義曰。安果。女之新昏本亦但以我樂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至。於。言。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道。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亦。已。之。樂。窮。伊。辭。也。○箋。君。子。至。百。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至。比。百。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直。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百。蓄。此。直。云。爾。有。百。蓄。室。得。新。菜。而。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勸。驅。炎。曰。習。與。之。勞。也。○。傳。肆。勞。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馬奇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

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

疏

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

平又作疏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苑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

勸之。正義曰以苑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

淫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

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

齊以寄衛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

胡為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

至中露。毛以為黎之臣子責君以居於衛言君用在此

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

以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為發聲音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

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又上

曰柴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

此勸君歸國以為吾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

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三

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

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

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固當不辭也。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

式微二章章四句

苑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侯伯佐

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苑丘音毛丘或作古北

字前高後下曰苑丘字林作整云整丘也。二周反又音毛山

國以為連連有率 疏 旌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義曰

佐牧則牧之牧 伯遂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脩

以黎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

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此

康之焉此不斤其國宣十五年之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

云奪襄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

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少

所逐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

敵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

率者三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在云凡長皆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在云凡長皆

因賢侯為之般之州長曰伯也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

外數方在公羊傳曰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

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

為長故云方伯若若下二伯不為云方伯也連率者即七國

以為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卒其中也三制連率法周

諸侯之數與數同明也 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

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部是周亦有連率此宣公為二伯非

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為方伯若若侯有

披侵伐者使其連為救之宣公為州伯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

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較其責衛

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

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屬重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

伯也。義康康至為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

康叔之封衛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

牧是州伯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王侯九伯是

侯為教伯佐之也宣公為侯衛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

叔者以燕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

乃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

稱侯頃侯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伯以康叔

言康叔之由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

侯故略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此云

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不二伯者以

周之制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嘗謂之州伯

皆此若長牧當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

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皆以左傳所謂周世之事前代必不

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謂侯之身相為長耳三制

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

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

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二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時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世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信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代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侯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乎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向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天伯上公為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備侯爵而為伯者鄭志若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於之何據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也云四國有王能伯勞之傳曰伯

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鄭侯亦為伯為伯言其正法耳亦自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堯立之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葛兮何誕之節兮

與也則高後下曰堯立諸侯以國連及也誕誕也箋云土氣緩則萬生闕節與者喻此特高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葛誕以戰反又音延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

斯也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

疏

堯丘至多日也

丘之葛兮何為闕之節兮以當葛延相及以與方伯之國兮何為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慮相及今滿怕何為不使連屬救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憂諸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後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故其葛之生長皆闕節以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

衛伯也。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前高至誕開。正義曰：釋立云前高旌立李廷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旌立之。高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慮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開也。謂為節之間，長闕故得異焉。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言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言生。禮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與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兮伯兮，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兮伯兮，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廢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何其處也。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與於此乎。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

其於人也。必有以也。此必有以也。必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不務功。疏：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備之，德也。此也。必有以也。必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有功德，我故也。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有以也。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目已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辭，已望彼以事與已，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有由，自彼來下云必有功德，是自已情，故云必有也。

匪車之來。大夫狐囊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一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邱反。戎如字，徐武邱反。戎如字，徐武邱反。徐此言是依左傳讀作。叔兮伯兮，汝所期與同。恤同也。危若而行，下孟反。下同。

狐囊蒙戎。狐囊，狐裘也。蒙戎，蒙戎也。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一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邱反。戎如字，徐武邱反。徐此言是依左傳讀作。叔兮伯兮，汝所期與同。恤同也。危若而行，下孟反。下同。

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疏之臣子責備諸臣服此狐裘至與同。毛以為

諸伯之臣司言其非之時甚疏之臣子責備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

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貫有戎車不肯迎

口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與

唯下二句為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備諸臣不

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裘黃衣狐裘又狐

貉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

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派其服明非蜡祭與

在家之服知為狐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

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緇之因言蓋玄

衣之裘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入天子玄端裘雖

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

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若亂之

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為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

云蒙戎皆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也。我故蒙戎申之

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國在衛西也。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尾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尾兮瑣兮

鷓鴣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
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彼等今好而苟且
為事下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
終必微弱也定本前案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七二

此處有極重的墨跡或塗改，文字模糊不清，僅能辨認出一些零星的字跡，如“旄丘”等字。

